



话

说

张国风 著

哀感顽艳说红楼
钗黛不知何处去

元迎探惜一时稀
泣血之作谁人识

红

楼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国风 著

话

说

红

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红楼/张国风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633 - 6929 - 4

I. 话… II. 张…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68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 bbtpress. 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12.75 字数:24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录 CONTENTS



愚顽怕读文章·····	1
物未必类聚·····	5
袭人的敬业精神·····	8
宝玉的出场·····	14
秦可卿造成的混乱·····	19
戏中有戏的第九回·····	25
诱敌深入·····	29
秦钟之死·····	33
优秀的管理型人才·····	37
西风压倒东风·····	44
送礼的学问·····	52
黄金笼中终无意趣·····	58
两小无猜的轻松描写·····	62
你们两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	68
衙蠹损官声·····	76
好一个讨厌的老货·····	81



凤姐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	86
爱情心理学	91
吃人的嘴软	98
凤姐的厚道之处	101
“黑心不知道理”的“下流种子”	104
宝钗并不封建	107
金钏之死和严父、慈母之比较	117
孝道的悖论	123
主、奴之间难得的“思想见面”和感情交流	127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131
暴风雨前的一个小插曲	134
余波荡漾	140
老祖宗对宝玉的婚姻是什么态度？	142
鸳鸯正传	147
是真名士自风流	156
赵姨娘的“不安其位”和作者的嫡庶观念	161
贾府兴衰的晴雨表	164
为贾探春浮一大白	166
大观园里真正的“冷美人”	171
林黛玉的诗歌创作理论并不高明	175
态度暧昧的薛姨妈	177
爱而知其恶	181
呆霸王不呆	184
凤姐与黛玉	186
林黛玉的父母	188
《红楼梦》里好多重要人物有姓无名	191



《红楼梦》里一个重复的人物	193
一个费力而没有写好的人物	196
贾宝玉的来历	198
神秘的一僧一道	202
笼罩全书的不祥的阴影	205
少女崇拜	213
爱博而心劳	217
贾宝玉的出家冤枉不冤枉	225
切不可因人废言	227
出污泥又并非不染	230
王夫人的两重形象	233
爱情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238
爱情和婚姻是命,是债,还是梦幻?	243
林妹妹不能不恼	246
贾宝玉为什么常常想到死?	248
回目中的信息	253
薛宝钗并非“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	257
《红楼梦》里爱情多,婚姻少	260
贾政教育方针的重大转折	262
贾宝玉的“意淫”和各方面的反应	265
间三带四赞花簇锦之文	270
《红楼梦》里的大手笔	275
顿挫之妙	279
什么文艺理论美学原理都套不住它	282
《红楼梦》作者对梦的利用	285
辅助人物的利用效率	288



配角的配角	292
逗乐的艺术	295
黛玉之死	299
《红楼梦》里的称谓和称呼	312
《红楼梦》里的生日描写	316
《红楼梦》里的谦词	321
《红楼梦》里的俏皮话	323
怡红院里有多少奴仆	326
三姑六婆	333
贾府里吃饭的规矩和习惯	340
贾府里的财物管理	345
有意地淡化政治	350
《红楼梦》的书名	353
高鹗为什么挨骂?	357
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吗?	362
高鹗挨骂的又一原因	364
高鹗篡改前八十回的公案	367
或许《红楼梦》是一个伟大的例外	371
前八十回牵制着后四十回	373
思维定势	379
我们也来当一回索隐派	382
索隐派的老师	384
第一条狗尾	387
一片假说之林	391
《红楼梦》的版本	395
对鸦片输入的报复	398



愚顽怕读文章

《红楼梦》这部大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爱情描写；可《红楼梦》里其实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教育。小说第二回就借贾雨村和冷子兴的对话把教育这个贾府最头疼的问题端了出来。冷子兴说，贾府“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根源就是教育出了问题，所以贾雨村要惊奇：“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

从表面上看，贾府还是很重视教育的。众人心里都有“教育”二字。冷子兴贬说贾珍，便说“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贬说贾琏则“也是不肯读书”。称扬贾政，便说他“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林黛玉刚进贾府，就有很多人问她读书的情况。先是那个文化不多的凤辣子问林黛玉，“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接着，便是那个不太重视教育的贾母问黛玉念何书。最可笑的是那个“愚顽怕读文章”的贾宝玉一见林妹妹，开口便问：“妹妹可曾读书？”贾宝玉和秦钟初次见面，就互相询问读书的情况。

当然，《红楼梦》里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贾宝玉身上。不是说别的儿孙不要教育，而是因为别的儿孙，譬如像贾珍、贾蓉、贾琏等人并没



有什么希望。嫡派子孙之中,只有宝玉还有希望。所以宁国公、荣国公要托梦给警幻仙子:“吾家自国朝鼎盛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秉性乖张,生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其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梦里的事固然不能看得太认真,但至少告诉我们,唯一略可望成的就是贾宝玉。已经过世的祖辈都如此关心贾宝玉的教育,更何况活着的人呢!

贾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关心贾宝玉的教育。贾宝玉不但是贾母的心肝宝贝,而且也是贾府的希望,唯一的希望。不相干的北静王第一次看到宝玉,就问他读何书。宫里的贵妃姐姐元春时时带信出来与父母,要家中好生扶养,“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看来这个宽和严的政策界限还很难掌握。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贾政失之于严,贾母失之于宽,唯有元春宽严并施,深得中庸之道的精髓。而且她对爱弟宝玉的教育贡献最大。“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

贾母一味地溺爱宝玉,她的教育方针是放任自流。黛玉初进贾府,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不以为然地说:“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看来,贾母的教育目标是扫盲。贾母对张道士说:“他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我们看贾母溺爱孙子到什么地步!

贾宝玉的贴身丫鬟袭人也经常劝宝玉好好读书。她对宝玉说:“读书是极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辈子。”说得多么深刻啊!当然,袭人在贯彻家长意图的时候,打了很大的折扣。她给宝玉出主意,即便不爱读,也要装出读书的样子来,以免让父亲生气。这就等于建议贾宝玉对父



亲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宝玉刚一上学,她就怕宝玉累着,千叮咛,万嘱咐,说什么“虽说是奋志要强,那工课宁可少些,一则贪多嚼不烂,二则身子也要保重”。从这些话看,袭人贯彻的是贾母那种偏于溺爱的方针,而不是贾政那种从难从严的方针。袭人原先在贾母的身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难怪她的政策就和贾母接近。袭人还让宝玉“念书的时节想着书,不念的时节想着家些”。其实,不用她嘱咐,贾宝玉那种读书根本不会累着。第九回的回目就是“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最关心宝玉教育问题的当然是他的父亲贾政。贾政从小就喜欢读书,所以深得祖父和父亲的喜爱。贾政的长子贾珠倒是爱读书,十四岁就进了学,可惜不到二十就死了。“愚顽怕读文章”的贾宝玉让贾政伤透了脑筋。从小说看,贾政的教育方针主要是训斥。“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节,贾宝玉才华横溢,表现不错,可贾政却毫无道理地骂他“畜生”、“无知的孽障”、“无知的蠢物”,说宝玉是“管窥蠡测”,是在“卖弄”几首熟诗。贾政不是采用启发式的教育,而是采用一种非打即骂的方法,那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宝玉挨打一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贾政情况没有调查清楚,偏听偏信,把宝玉毒打一顿。效果如何呢?和贾政的愿望相反,宝玉和父亲更加疏远,变得更加难以驾驭。

从小说里的介绍来看,这种打骂式的教育是祖宗传下来的。小说第四十五回,赖嬷嬷就说:“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护在头里。当日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儿,也是天天打。还有东府里你珍哥儿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

如此说来,贾政的教育方针比前辈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至少已经



不是“天天打”。不但如此，偶尔地打一次还受到了母亲的严重干扰。做父亲的没有掌握完整的教育大权。“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贾母这样的话叫贾政如何受得了。结果如何呢？当然是以贾政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贾政跪着，恭听母亲的痛斥。

贾政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知道这不仅是读不读书的问题，而且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会达到“弑君杀父”的地步。情况当然还不致于发展到贾政所想像的那样糟，但宝玉的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小孩贪玩淘气。宝玉对一系列的封建教条产生了怀疑。这当然不是小问题。

事实上，贾宝玉不是不读书，而是不愿意按家长的指令去读书。贾政特别强调，“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为什么特别强调“四书”呢，因为科举八股从“四书”里出题，对经典的解释也以“四书”为标准。偏偏贾宝玉不去追求功名富贵，对八股文不感兴趣，所以对“四书”没有太大的兴趣。倒也不一定对“四书”特别反感。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就说过，“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

贾宝玉喜欢读《庄子》，读《西厢记》、《牡丹亭》。所以贾宝玉的“怕读文章”，是怕读八股，怕读四书五经。从大观园试才题额，从大观园一次次的诗社，从平时的谈吐看，贾宝玉不是怕读书，他的知识相当丰富。问题在于，他喜欢读的书，他感兴趣的知识，对求取功名富贵没有什么用；不但没有用，而且有害。《庄子》否定权威、否定独断和教条，鼓吹思想的自由与独立，《西厢记》唱出“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响亮口号，《牡丹亭》鼓吹爱情的力量，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些书都非常不利于培养一个百年望族的接班人。

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贾政对贾宝玉的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这真是贾府最大的悲哀。



物未必类聚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实际生活很复杂，物未必类聚，人也未必群分。物能否类聚，人能否群分，要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人由于各种不同的机遇，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为了各种目的，也需要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常常与之打交道的人，未必就是气味相投之人。

在小说里，更是常常需要将思想、性格、趣味很不相同的人物放到一起，以求得相互映衬的效果。譬如说《西游记》把孙悟空和猪八戒放到一起，《水浒传》把林冲和鲁智深放到一起，《三国演义》把刘、关、张放到一起，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说有时候出于情节的需要，也会打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譬如说《红楼梦》里有个贾雨村。贾雨村是个名利之徒。他初入仕途，就未免有贪酷之弊，得到“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沾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的评语。贾雨村后来又干了很多坏事。他乱判葫芦案，放走薛蟠，借此巴结贾府，以为进身之阶。他诬陷坑害石呆子，抄来古扇，奉承贾赦，致使石呆子家破人亡。这么一个利欲熏心之徒，他与之打交道的人，却大多是正经人物。

贾雨村首先结交的是甄士隐。甄士隐“常与之交接”。中秋节那



天,甄士隐特意邀请穷困潦倒、客居葫芦庙的贾雨村到家中喝酒。两人谈得十分高兴。甄士隐还赞助贾雨村上京赶考的路费。贾雨村是这么一个热衷功名的人,而甄士隐是什么样的人呢?甄士隐是个和贾雨村完全不同的人。他“家中虽不甚富贵,但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况且“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是不是甄士隐对贾雨村看不透呢?当然,贾雨村当时还在“王莽谦恭未篡时”,他的贪酷还没有充分暴露。可是,贾雨村热衷名利的心情早已溢于言表。贾雨村中秋节所吟之诗已经把他急于仕进的心理表达得很充分,甄士隐也看出眼前这位穷儒“必非久居人下者”;但是,淡泊功名的甄士隐不但没有因此而鄙视他,反而鼓励贾雨村,说他“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并连声地对他表示祝贺。不仅祝贺他,还赞助他五十两白银、两套冬衣。作者这样处理甄士隐的态度,当然足以表现甄士隐的慷慨和厚道,但甄士隐不以功名为念的一面却被冲淡了、模糊了。至少让人觉得此人缺乏知人之明。

贾雨村接触的又一个正经人物是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小说对林如海的思想性格没有确切的介绍,只是淡淡地提了一下他的仕途经历和他与贾家的关系。林如海身为巡盐御史,却不见他给女儿林黛玉留下什么财产,这当然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事。因为谁都知道,明清时期的巡盐御史是很有钱的。我们不妨假定林如海是一个在官而不以功名为念的人。从小说对林黛玉的刻画来看,这个假定是不错的。可是,林如海给女儿请的家庭教师偏偏就是利欲熏心的贾雨村。真所谓所托非人了。令读者感到欣慰的是,林黛玉好像没有在这些方面受到什么影响。林如海不但请贾雨村来给女儿当老师,而且为了酬报贾雨村的训教之恩,特意修书一封,向贾政推荐了贾雨村。虽然贾雨村的形象令人憎恶,但毕竟他当过林黛玉的老师。所以后来写到贾宝玉对贾雨村的反感,写到薛宝钗对贾雨村的反感,还有平儿、贾琏对贾雨村的鄙视,却避



而不写那个最清高的林妹妹对贾雨村的批评。贾政虽然一心希望儿子宝玉走科举之路,但他本人为官却也不是贪酷之徒。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贾政是一个正经人物。但贾政和贾雨村来往甚密。

综观全书,只有一个古董商冷子兴,看来和贾雨村可以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在于作者设置贾雨村这个人物的目的,主要是出于一种情节的需要。小说为了充分发挥贾雨村在情节上的作用,让他和书中的很多人物建立了关系。贾雨村寓居葫芦庙,和甄士隐有了交情。甄士隐这条线引出英莲。由英莲又引出薛蟠,引出贾雨村乱判葫芦案,接着便有薛家的进京。于是,小说的重要人物薛宝钗进了荣国府。贾雨村又是林黛玉的塾师,于是,又有林如海拜托贾雨村带林黛玉进京的情节。这样,小说里比薛宝钗更重要的人物林黛玉也被贾雨村“送”进了贾府。贾雨村与冷子兴是朋友,通过两人的一番交谈,从侧面对贾府里里外外介绍了一遍。贾雨村帮贾赦迫害石呆子,这样又表现了贾赦的结交匪类、贪婪狠毒。贾雨村与贾政来往频繁,于是,又生发出贾宝玉不愿见贾雨村的情节。贾宝玉勉强去见贾雨村,在贾政看来,“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结果也成为宝玉挨打的重要原因。贾雨村这个人物当然有他自身的意义,但他在情节结构上的作用更大。



袭人的敬业精神

《红楼梦》里,和贾宝玉形影不离的人,不是林黛玉,而是袭人。这袭人“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袭人对贾宝玉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对自己的工作是极端的负责任,我们不能不承认贾母的知人善任。

贾宝玉从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这固然是家庭提供的条件,但“娇生惯养”这四个字,却是通过袭人为代表的一群丫鬟的双手和心血得以实现的。在侍候贾宝玉的十多个丫鬟中,袭人是领头的,她虽然只比宝玉大两岁,但身上的担子却有千斤之重。只要与宝玉有关的,事无巨细,袭人都一律地认真对待,不敢有半点马虎。宝玉要睡觉了,袭人便“从他项上摘下那通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带时便冰不着脖子”。宝玉要上学了,袭人是一百个不放心。又怕宝玉功课重累着了,又怕宝玉上学淘气,让他父亲知道,“不是顽的”,又怕学里冷,把宝玉冻着了。宝玉是贾母的心肝,王夫人的独苗,加上宝玉又不是省心的,每每的便生出事来。

宝玉每次被父亲贾政叫去,袭人都是提心吊胆,在怡红院翘首而望。袭人知道,宝玉一出问题,不管事情怎么引起的,不管里面多少是非曲直,她袭人便逃不了干系。宝玉被贾环用蜡油烫了,袭人便“慌的



袭人



了不得”。“虽然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不与别人相干,免不得那贾母又把跟从的人骂一顿。”因为认清了这一点,所以袭人抱定主意,采取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

小说第八回,宝玉给晴雯留的豆腐皮的包子,被宝玉的乳母李奶奶拿去,给她的孙子吃了。宝玉的枫露茶,也被李奶奶喝了。两件事赶到一起,气得宝玉大发少爷脾气,“将手中的茶杯只顺手往地下一掷,豁啷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的茶”。“早有贾母遣人来问是怎么了,袭人忙道:‘我才倒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钟子’。”于是,一场是非消弭于无形之中。小说第十九回,又有一个与“豆腐皮包子、枫露茶事件”十分相似的“酥酪事件”。“贾妃赐出糖蒸酥酪来,宝玉想上次袭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袭人了。”谁知李奶奶见了,竟赌气将酥酪吃了。宝玉听了,自然不高兴,袭人便说:“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谢费心。前儿我吃的时候好吃,吃过了好肚子疼,足闹的吐了才好。她吃了倒好,搁在这里倒白糟蹋了。”于是,天下无事。看来,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袭人经常需要迫不得已地撒谎骗人,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因为事态的扩大对谁也没有好处,对自己就更没有好处。

小说第三十一回,晴雯不小心把扇子跌在地下,将股子跌折,宝玉当时恰好心情不高兴,便说了她两句。结果晴雯不服,顶撞宝玉,吵得不可开交。宝玉平时对晴雯极好,此时话赶话,冲突迅速升级,宝玉最后拿出主人的身份,说要打发晴雯走,晴雯死活不走。一件小事搞到这种地步,双方都没有台阶可下。袭人与晴雯本来关系并不融洽,但是,袭人的处事原则是唯求无事;于是,她便跪下替晴雯求情。她这一跪不要紧,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也跟着一起跪下了。宝玉本来也不是真心地要把晴雯撵走,只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现在既然有袭人等一大群丫鬟来求情,自然也就借此收兵,不提打发晴雯出去的事。于是,宝玉和晴雯经过一番交流,又重归于好。这次“扇子事件”,如果没有